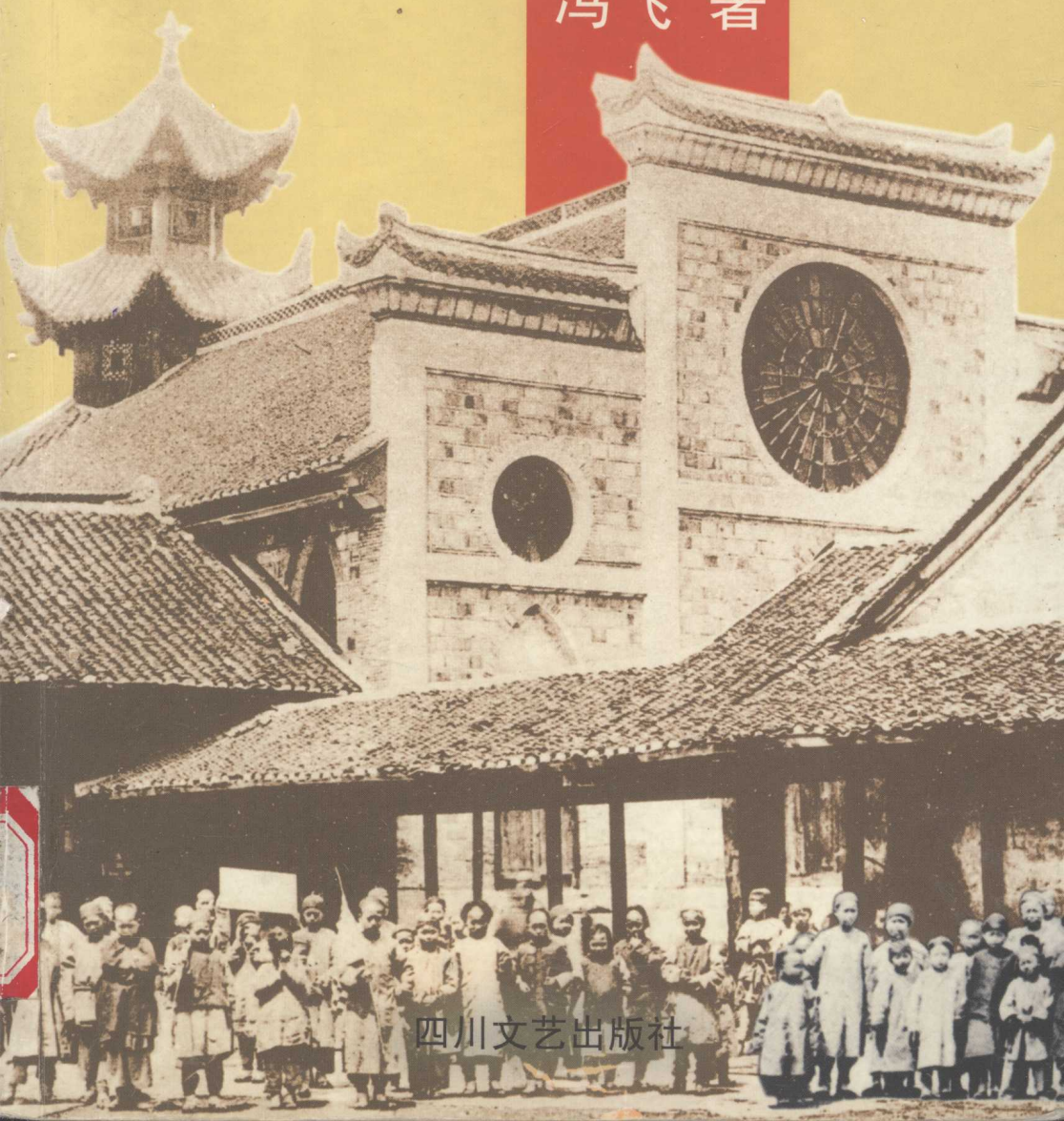


大清血地

冯飞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大清地



大清区地

冯飞 著

清代道光时期
贵阳城垣街道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血地/冯飞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3. 5
ISBN 7-5411-2190-8

I. 大...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255 号

大清血地

DA QING XIU DI

作 者 冯 飞

责任编辑: 林文询 李卫国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面设计: 邓小林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韩 华等

书 号: ISBN 7-5411-2190-8/I·1852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414 千

印 张: 14.375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

电 话: (028)86666700[发行部] (028)86662959[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12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87438866

斑斑血泪祭山河

王蔚桦

在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史诗是有特定的形式和内容的，它是古代叙事诗中的长篇作品，它往往叙述伟大的历史事件，征战、迁徙和英雄的丰功伟绩，大多充满幻想和神话色彩。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史诗已逐渐失去它的文本形式，但史诗性的特征，却在长篇小说中找到了更为适当的生存环境。具有史诗特征的长篇小说，往往具有容量巨大，人物众多，矛盾复杂，情节曲折的特点，大多能反映一个时代或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不但能给人艺术的愉悦，也能启迪人们对历史作深沉反思。

青年作家冯飞的长篇小说《大清血地》，就有着史诗性作品的特征。这部以咸丰、同治年间震动朝野的“贵阳教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把那个时代贵州的军政方略、民族关系、官场隐私、绅耆倾轧、市井心态，都描绘得十分真切，加之作者注意地域环境的描绘，把当时的民风民俗，历史掌故，人文方志，旅游趣闻，都用历史的视角一一复旧，即使如侗戏起源和湘军兴起这些附着性的描写，都显得极有分寸和学养，给读者增添了许多知识和兴味。

《大清血地》不但宏观把握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贵州民众的

激愤心情，以及社会各阶层用被理学和经学濡染成习的复杂观念对抗用坚船利炮送来的天主博爱观念，并把这种中西文化的观念对峙提升到国家危亡不容坐视的义理层面，“贵阳教案”的引发，便是这种对峙的具体表现。《大清血地》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对历史背景和宗教冲突的忠实展述，重要的是，它通过宏伟的历史画卷，刻画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如贵州巡抚田兴恕和蒋霭远，民团首领赵国澍，好官戴鹿芝，义军首领何德胜，天主教主教白斯德望、胡缚理，以及幕僚钱登选、冷超儒、张茂萱等，都各自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整部小说，有名有姓的人物接近两百人，仅清廷省以上的官吏就有二十余人，其中也写到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的战绩。有些人物如田兴恕、何德胜等，在历史小说的人物长廊中，都是较为陌生而又令人难以忘却的。

在当代小说的百花园里，当然要允许“个人”的叙事体系，即所谓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大清血地》在故事和人物的描写上，既借鉴传统手法又不墨守成规。作者借助历史意识与悲剧意识的双重视野，把作品的“可读性”，当做引导情节并进的双桨，作者没有把“史料”淹没在对往事的复现层面，而是和“诗意”有机熔铸，这样，作者的主观激情便通过诗意视角得到了略示和寄寓。而冯飞呼喊的“我爱，我苦，我哭，我痛”便成为有所依傍的心灵感应。

冯飞把他的《大清血地》称为“纪实体历史小说”，并宣称：“历史的残忍使我不愿戏说，不敢戏说也无权戏说！”

冯飞的高祖父冯开良曾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贴身护卫。1863年夏，当这支太平军在四川大渡河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时，冯开良仅十四岁。石达开于心不忍，因而故意支遣差事，让冯开良侥幸逃生。后来，冯开良流落西藏等地十八年，直至光绪六年才潜回老家遵义，并策动了发生于光绪年间的“遵义教案”，率众捣毁多座教堂，打死两名传教士，惊动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连发数道圣旨，责令地方官吏及早破案……20世纪90年代中期，冯飞据此写了中篇小说《河东河西》，小说发表后获得好评。此后，经过近十年的准备，冯飞查阅了大量的史料，采访了许多知情老人，并到川、湘、

黔三省许多地方实地踏勘，有了充分的积累，才写出这部极具历史纵深感的长篇小说《大清血地》。

《大清血地》的初稿约 18 万字，二稿为 30 万字，三稿为 45 万字。我是这部作品的最初读者之一。

有关单位非常关心冯飞的这部作品，当三稿完成后，专门邀请各方专家二十余人在这部作品诊断得失。大家一致认为《大清血地》写得大气磅礴又回肠荡气，是第一部由贵州作家写贵州历史情事的长篇小说，读后给人留下一种历史性的震撼和深沉的认知愉悦。专家们也谈到作品在结构和描写上的一些不足。冯飞据此又对作品做了较大修改。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大清血地》的第四稿。

果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

《大清血地》的主线和副线展列的人物，几乎全以悲剧结局告终。冯飞自己认为“透视历史，一场外交纷争扑朔迷离演绎荒唐。俯瞰命运，一代铁血男儿文韬武略鱼死网破”，这是人物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这些文韬武略虽然鱼死网破了，但并没有落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当年赵国澍兴修的青岩古城，如今成了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赵国澍的儿子赵以炯于光绪年间独魁天下，成为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而田兴恕的家乡湖南凤凰县，至今仍将他的故居和沈从文、熊希龄等名人的故居同样保存，供后人瞻仰。这位二十三岁就当上贵州巡抚的湘西汉子，因发起“贵阳教案”而闻名全国，关于他的功过是非，着实值得我们这些后人细细探究。

冯飞是土生土长的黔北作家。曾经有过数年的军旅生涯。黔北是贵州涌现作家最多的地区，如蹇先艾、寿生、石果、何士光、李宽定、石定、赵剑平等人，都来自黔北。但黔北乃至贵州的长篇小说，在全国却相对滞后，从建国到“文革”结束，有整整三十年，贵州只出过一部长篇小说，新时期以来，贵州长篇小说发展迅猛，但多为现实题材。操持历史题材而又成绩斐然的青年作家，冯飞应系贵州第一人。

《大清血地》中的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是有史实依据的，特别是对“贵阳教案”的把握，史志部门的专家和宗教界的权威人士

做过对照，认为是忠于历史而且是经得起政策检验的。也许这种忠实会相对削弱，甚至伤害作品的艺术价值，但却使《大清血地》避免了小说之外的一些疑虑或纷争。

(作者系贵州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
省管专家、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

主要人物表

田兴恕(1836—1877): 男, 字忠普。湖南镇筴厅(今凤凰县)人。钦差大臣。“贵阳教案”发起人。援黔湘军将领, 二十三岁擢贵州提督并署贵州巡抚。

何冠英(1798—1861): 男, 字杰夫。福建闽县人。道光进士, “贵阳教案”发起人。曾任湖广道监察御史、贵阳知府、贵东兵备道, 后擢任贵州巡抚。

蒋霁远(1797—1860): 男, 字羽瑶。汉军镶蓝旗人, 道光进士, 曾任贵州巡抚。

沈宏富(1837—1868): 男, 贵州铜仁府人。湘军副将, 后擢贵州提督。著名作家沈从文乃其嫡孙。

赵国澍(1826—1863): 男, 字畏三。“贵阳教案”当事人。贵阳府青岩“石坊团”团首、候补直隶州知州, 后擢贵州团务总办。其子赵以炯乃贵州“第一状元”。

戴鹿芝(1819—1863): 男, 字商山。浙江兰溪人。道光进士, 贵阳府开州(今开阳县)知州。“贵阳教案”当事人。后因战败自杀于开州。

田兴胜(1830—1861): 男, 湘军副将, 田兴恕胞兄。追击太平军时阵亡于长顺。

赵国霖(1833—1900): 男, 赵国澍之弟弟。后接任“石坊团”团首。

邓三刀(1828-1860):男,苗族。江湖艺人、武师。青岩团务署棚官。

汤正年(1826-1863):男,布依族。赵国澍的好友。青岩团务署棚官。

钱登选(1820-1933):男,贵州巡抚田兴恕幕僚。民国初年的黔中寿星。

张茂萱:男,幕僚。“贵阳教案”策划者。

冷超儒:男,幕僚。“贵阳教案”策划者。

缪焕章:男,幕僚。“贵阳教案”策划者。

白斯德望(1800-1859):男,法籍神父,贵州教区第一任主教。

比尔·胡缚理(1824-1871):男,法籍神父,贵州教区第二任主教。

罗大娘(1801-1861):女,天主教教徒,教名玛尔大。青岩修道院厨工。“贵阳教案”死者。

罗廷荫(1825-1861):男,落第秀才,天主教教徒,教名若翰。“贵阳教案”死者。

章天生(1805-1862):男,四川重庆府人,落第举子。天主教教徒,教名若望。“贵阳教案”死者。

王老楞(1821-1891):男,天主教教徒。赵国澍之好友。

何德胜(1814-1867):男,苗族,黄施州(今黄平县)人。黄号军首领。

翠屏(1836-1921):女,贵阳府开州人。黄号军首领何德胜之表姨妹。

(一)

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的最后一天，当油菜和麦子丰收在望的时候，省城北郊徐家堰一带突然枪声大作血肉横飞。赵国澍及其手下两千多人，倏然陷入黄号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那支由赵国澍一手创建的地方武装——“石坊团”，至此便全军覆没！

那是一场血光冲天的大屠杀……

麦穗们最先听到的，是大白马那惶恐、悲怆而又无可奈何的嘶鸣：“亏……亏！亏啊！”伴随着大白马令人心悸的连声惨叫，麦穗们看见它痛苦地张开了嘴巴，拼命翻动着黑褐色的双唇和鼻翼。它那硕大的头颅僵硬地抽搐着，尽力伸长……接着，那僵硬的头颅，在半空中猛地打了一个激灵。

大白马立身狂跃的瞬间，马背上的赵国澍诧异地侧过身去，不悦地看了它一眼。

他看见了很多死去的蚂蝗！

那些蚂蝗就像干枯的草叶一样，密密麻麻地粘附在大白马急促张合的鼻孔周围，粘附在大白马那松塌塌的嘴皮上……

赵国澍正在疑惑，他又听见狂怒的大白马“咳”地一声，再次

凭借两只有力的前蹄，第二次腾空跃起。与此同时，赵国澍发现自己的战马七窍出血！在它那豁开的口角边，鲜血和粘稠的唾液一道，悬乎乎、长吊吊地流淌着。奄奄一息的大白马，似乎在用自己粗重的喘息提醒赵国澍：危险！然后，它就像真正的军人一样，仍旧愤怒地使出最后一丝力气，用嘶哑的声音“咳咳”地咆哮着。

直到这时，赵国澍才发现自己被人算计了——确切地说，是贵州提督沈宏富沈大人临阵失算，不小心中了黄号军首领何德胜的圈套。这对曾经担任过全黔团务总办的赵国澍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二)

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先后出现过几十支反政府武装。他们中，何德胜的势力最大。

何德胜统领的黄号军，号称有十万之众。但凡和官军交战，所向披靡的何德胜总是令大清绿营将领们心惊胆寒。在他最威风的时候，贵州起码有三分之二的州、厅、府、县处于黄号军的控制之中。

但是，何德胜也有克星。这克星就是赵国澍和他的“石坊团”。

一次次损兵折将之后，何德胜发誓要除掉赵国澍，除掉“石坊团”。经过深思熟虑，何德胜选中了省城北郊的徐家堰……

出贵阳洪边门，往东北开州（今开阳县）方向逶迤而去百余里，有个乡场叫羊昌堡。大路出羊昌堡不远，倏然拐入一片幽深的谷地，这里山高谷深，两山夹峙出一个狭长的坝子。坝子约五里见方，只留一条独路与外界相连。这个地方，就是徐家堰。

大清同治二年（1863年），贵阳府属开州、贵筑、修文等州县雨量充沛，光照均匀，庄稼长势良好。尤其是东北郊的三江桥、水田坝、羊昌堡和徐家堰一带，农人们去冬种下的夏收作物枝杆挺拔，籽粒饱满，眼看丰收在望。

四月中旬，在开州的主戎、比京、南贡河等地，黄号军先后击败数支官军。何德胜随即率部猛攻羊场。当地绿营、团练纷纷溃退。

羊场距离省城不过百十里，眼看贵阳告急。四月二十七日，驻守龙里县烂田湾的赵国澍，接到了提督衙门的命令，提督沈宏富令“石坊团”火速回撤，就近在白泥场（今百宜）一线截击黄号军，阻止其进犯省城。“石坊团”接到命令，立即从烂田湾出发，往白泥场西进。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二十八日上午，赵国澍他们赶到了白泥场。

哪料，这正是何德胜所期待的！不待赵国澍他们摆开阵势，何德胜就率部死死缠住了“石坊团”。赵国澍沉着地冷笑一声，挥师迎战。

在白泥场开阔的地面上，两千团丁与黄号军顽强地左拼右杀，往来奔突，一直分不出胜负。傍晚，黄号军突然停止了攻击。至此，“石坊团”已经整整一天水米未进。他们又饿、又累，只好采摘地里的生麦子充饥。但是，山上没水。何德胜那万余人的队伍，如绳索般地缠绕在小山周围，把“石坊团”勒了个严严实实，水泄不通。山上，人和牲畜的嗓子眼儿，都渴得直冒烟。疲惫不堪的大白马，一个劲地伸长了脖子，冲山下悻悻地打着响鼻：苦……苦！苦！

半夜，黄号军营盘上响起了号角。一阵长呼短叫的吵嚷之后，山下万籁俱寂。团丁们暗地里猜测说，肯定是“何二强盗”他们跑毯啦！“何德胜真地跑了么？”赵国澍觉得这不大可能。他和东棚棚官汤正年低声商量了一阵，悄声提醒大家：先不要轻举妄动，等天亮再说！

然而，天亮之后，他们发现黄号军果真撤走了。

赵国澍派出尖兵，在周围探查了一阵，还是不见义军的行踪。他估计，一定是军情发生了变化。而既然黄号军连夜撤离，那么，这种变化只可能对官军有利。“这会不会和田兴恕有关呢？”月初，赵国澍听说过，因“贵阳教案”被撤职的前贵州提督田兴恕以有罪之身，和现任贵州提督沈宏富一起，率兵三千人，在川、黔交界处的正安州、绥阳县一带追击太平军石达开部。前两天，赵国澍又听开州知州戴鹿芝说，经沈军门向云贵总督劳崇光请示，田兴恕又率兵回省城来了。

不过，到底怎么回事，赵国澍一点都不清楚。

他命令队伍往水田坝方向转移。

(三)

水田坝位于白泥场西南面，距贵阳不到六十里，是防护省城的第二道防线。

“石坊团”行军五里，走到了徐家堰。这时，饥渴难耐的人和马，同时都看见了那条水声潺潺的沟渠。大家不顾一切地奔过去，趴在哗哗流淌的沟渠上狂饮暴汲。赵国澍胯下那匹大白马也扭过头来，平静而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主人，赵国澍会心地一笑，放松了手里的缰绳。大白马高兴地喷了两个响鼻，摇头晃脑地走向渠边。它那急速晃荡的尾巴，在赵国澍身后“嗖嗖”作响，显得格外有力！

“再过五天就是同治二年的端午节了……”

赵国澍一边看坐骑饮水，一边在心里盘算道。

那时节，田野里的罌粟刚刚收完。成捆成捆的秸秆，被农人们随意堆放着。视野开阔的天地间晨风轻拂，只有饱满、壮实的麦穗还笨拙地摇曳在四月里。于是，生命那厚重的尊严，就被簇拥在一望无垠的麦浪之中。

似乎是为了验证“兵不厌诈”那句古训，何德胜那场屠杀的序幕，委婉得近乎下作。赵国澍怎么也不会想到，何德胜已在那流水的沟渠上做了手脚！直到大白马急剧抽搐，腾空而起，他才恍然大悟。“当心！”他猛地回过头来，对着另一匹战马上的汤正年大吼一声：“水里有……”赵国澍话音未落，就听见天地之间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脆响。

赵国澍听得出，这是凄厉的洋枪！

“砰嘎……！”枪响处，汤正年的脑袋像炮竹一样轰然爆裂！他的战马受到惊吓，原地打转，“啾啾”尖啸！紧接着，战马驮着汤正年那无头的身子，箭一般地往前窜去，一路血光冲天……

随后响起的第二枪，准确无误地击中了赵国澍的坐骑。其弹着点恰好就是大白马的肩胛。赵国澍和它都不由戛然一颤！大白马前腿高抬，仅用两只后腿着力，直愣愣定立于半空中！与此同时，赵国澍的耳边“乒乒乓乓”一阵脆响，山谷里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

枪声。先前还在开怀畅饮的战马，和它们的主人一起，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

徐家堰那狭长的谷地，倏地冒出了数以万计的黄号军！他们那铺天盖地的营伍，如洪水般地蔓延开去。将仅有两千人的“石坊团”重重包围。于是，这片杀声震天、人山人海的谷地更加拥挤！一向反应敏捷的赵国澍，这时候突然懵了。他的身体血流如注，却找不到一点痛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株被人砍断的树木，迟钝、轻贱而又无可奈何……

赵国澍和胯下的坐骑一起，于心不甘地倒了下去！

(四)

在何德胜的指挥下，一万多黄号军士兵或端洋枪、火铳，或执砍刀、长矛，追逐着赵国澍的两千团丁随意宰杀。他们杀人的神态，轻松得就像顽童嬉戏一般。何德胜觉得，自己此时就像一个熟练的厨子，游刃有余地用敌人的生命施展着自己的才华。

在那片谷地里，密集而又惊慌的人群，变成了无用的“秸秆”，刀枪则把他们成片、成片地放倒在苍凉的大地上。浑身弹洞的赵国澍见此情形，禁不住泪如雨下。然而，这个时候他已经回天无力！他只知道：再过五天，就是同治二年的“端午节”。

赵国澍吃力地扭过头来，凝视着尚未来得及收割的麦地。

此时，所有的庄稼地一片狼藉。

但是，就在昨天，它们还枝杆挺拔，颗粒饱满，通体散发出粮食那诱人的清香……望着它们，赵国澍想放声大哭，“民以食为天”哪！若在往年的这个季节，那些麦子和油菜，或许已被主人小心翼翼地收入了仓房。它们好似即将出阁的大家闺秀一样，默默而又矜持地呆在粮仓中，由主人恭恭敬敬地伺候着，直至把它们制作成美味可口的食品。而罂粟，则恐怕被性急的主人匆匆投入铁锅熬制成了鸦片，然后人背马驮一路吆喝着，把它们弄到省城或附近的乡场上出售。在大清国的百姓眼中，那些漆黑的、丑陋不堪的鸦片，是一笔令人嫉妒勾魂摄魄的财富啊！

然而，这是同治二年的夏天。这个夏天对任何财富都无暇顾及！因为，大清国的朝廷正摇摇欲坠。而这片庄稼地，它已经失去原有的价值。在这荒郊野岭中，那些粮食如同枯草或英雄豪杰们的宏图大志，只能伴着岁月慢慢腐烂！

临死，赵国澍言词混乱语意荒诞不经，无法用常理解析——

“田大人，卑职只是‘贵山书院’的普通生员。不敢妄谈兵家之道！”

“田大人，那桩祸事……它怎就偏偏出在你我头上啊？”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洋 枪	/ 1
第二章 “石坊团”	/ 18
第三章 古堡的主人	/ 34
第四章 祥 光	/ 41
第五章 银 票	/ 59
第六章 罗大娘	/ 78
第七章 福 音	/ 93
第八章 冻 血	/ 111
第九章 “冷板凳”	/ 132
第十章 “大将军”	/ 144
第十一章 姚家关	/ 161
第十二章 悍 将	/ 174
第十三章 天 条	/ 189
第十四章 断魂坡	/ 201
第十五章 好 雨	/ 225
第十六章 焚 情	/ 238
第十七章 故 土	/ 263
第十八章 官 司	/ 281
第十九章 君子协定	/ 304
第二十章 香纸沟	/ 335
第二十一章 风 水	/ 363
第二十二章 口 祸	/ 410
尾 声	/ 436